

歸麓

田堂

詩詩

話話



時 度

即 宜

時 時

時 時



歸  
田  
詩  
話

瞿佑著

中  
華  
書  
局

叢書集成初編

龍堂詩話（及其他一種）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王府井大街三十六號）

秦皇島市資料印刷廠印刷

一九八五年北京新一版

開本：七八七乘一〇九二毫米三十二分之二

統一書號：一七〇一八·一五一

叢書集成初編所選知不足齋叢書及龍威秘書皆收有此書知不足齋本在前故據以排印

## 歸田詩話序

古詩三百篇。孔子取思無邪一言以蓋之。夫思無邪者。誠也。人能以誠誦詩。則善惡皆有益。學詩之要。豈有外於誠乎。余觀歷代工詩者。在漢魏晉則有曹劉陶謝輩。在唐則有李杜柳岑輩。在宋則有歐蘇黃陳輩。在元則有虞楊揭范輩。諸賢詩刊行久。固足以爲後學法矣。余同鄉宗吉瞿先生。蚤以明經薦筮仕於仁和。臨安。宜陽。三邑庠。陞國子助教。文名播於篇章。膾炙人口。舊矣。復陞藩府長史。克勝輔導之任。無何居閒。寓金臺。太師英國張公延爲西賓。甚加禮貌。先生不以夷險易心。暇日則篤嗜評古人篇什。取其旨趣微妙者著之。及觸景動情。形於吟詠。以自遣者。亦錄之。凡百二十條。析而爲上中下三卷。目曰歸田詩話錄。先生自述其事。弁諸首。一日。其姪德恭暨弟德宣。德潤。共圖餼梓。持以示余。展玩再四。不能釋手。觀諸錄中所載。先生誦少陵詩。則有識大體之稱。誦太白詩。則有大胸次之美。誦唐人採蓮詩。則美其用意之妙。誦晦菴感興詩。則知其闢異端之害。誦東野詩。而服前人窮苦終身之論。誦晏元獻詩。則歎斯人富貴氣象之豪。及見前人林景熙詠陸秀夫詩。而知表殉國之忠。詠家鉉翁詩。而知表持身之節。以至錄自己香奩八詠之詩。和他人西湖竹枝之作。并雜述之類。無遺。非先生以誠而得古人作詩之要。蘊蓄之久。安能記之詳。而評之當哉。殆與宋儒輔氏讀國風凱風篇。而引文王姜里操以爲證。朱文公註小雅大東篇。而歎非老於文墨者。有不能默契之妙。其致一也。先生苟以夷險殊塗。一動其心。則困苦抑鬱之。不暇。

安能肆情於風月而評前人之述作乎。余恨生晚，不得侍函丈以聆其緒論爲慊。姑書是於先生自序之次時。

成化二年歲次丙戌冬十月穀旦，賜進士前翰林院庶吉士文林郎河南道監察御史浙江辛卯解元八十翁錢唐木訥書。

## 歸田詩話序

錢唐瞿存齋公著歸田詩話三卷。蓋述其師友之所言論。宦遊四方之所習聞。而有關於詩道者。自序其端。藏之於家久矣。其姪德恭、德宣、德潤、共謀刻梓以傳。德恭之子中書舍人廷用求余一言志之。公生長多賢之里。山川奇詭秀麗之州。而又嗜好問學。取諸外以充於內者多矣。既壯而仕。歷仁和、臨安、宜陽、三庠訓導。陞國子助教。親藩長史。皆清秩也。因得以溫煇舊學。其所造詣尤深。時發爲詩歌。寄興高遠。世謂詩必窮而後工。豈信然哉。及謫居塞外。羈窮困約之中。吟詠不廢。晚歲歸休故里。自顧其才無復施用於世。乃益肆情於詩。以自娛。逸於清湖秀嶺。烟雲出沒杳靄之間。浩然與古之達者同歸。聞錄是卷。謂將時加披覽。如見師友。聆其訓誨之勤。而受其勸勉之益。於此見公之問學自脩。老而彌篤。非尋常淺學輒矜持其所有者爲可及也。余觀卷中所載。如謂陸秀夫殉國。家鉉翁持節。汪水雲賜還。實足以媿姦臣。壯義士。豈獨娛戲風月以資人之笑談而已哉。故爲之序。

成化三年四月二十又九日。翰林院學士奉議大夫兼經筵官同脩國史莆田柯潛序。



## 存齋詩話小序

錢塘存齋瞿先生宗吉。在國初時。著詩話三卷。大略似野史。有抑揚可法之旨。非汗漫無稽之詞。久成金梓。或取而觀之。可資多識。特其名號近於訂頑。矻愚起爭端之謂。不若直謂之存齋詩話也。昔范文正見片文隻字。有關世道。不忍輕棄。況此其全編乎。予不敏。敢以正于詩壇君子。

弘治庚申冬。賜進士知錢塘縣事安成胡道識。

## 歸田詩話自序

予久羈山後。心倦神疲。舊學荒蕪。不復經理。每閒居默坐。追念少日篤於吟事。在鄉里。侍尊長。遊湖山。及勝冠以來。結朋儔。入場屋。迨尸教席。登仕途。至履患難。謫塞垣。少而壯。壯而老。日邁月征。駸駸晚境。而呻吟佔畢。猶不能輟。平日耳有所聞。目有所見。及簡編之所紀載。師友之所談論。尙歷歷胸臆間。十已忘其五六。誠恐久而併失之也。因筆錄其有關於詩道者。得百有二十條。析爲上中下三卷。目曰歸田詩話。置几案間。時加披覽。宛然如見長上而接師友。聆其訓誨之勤。而受其勸勉之益也。不覺忻然而喜。喜極而悲。悲而掩卷墮淚者屢矣。昔歐陽文忠公致仕後。著歸田錄。敘在朝舊事。謂追想玉堂。如在天上。今予老與農圃爲徒。亦竊歸田之號。雖若僭妄。然輟耕壟上。箕踞桑陰。與涼竹簟之暑風。曝茅簷之晴日。以求一息之快。地位雖殊。而心事則無異也。知我者見此。或能爲之一慨云。

洪熙乙巳中秋日。存齋瞿佑序。

## 歸田詩話跋

錢唐瞿存齋先生。明洪武中。以薦歷仁和、臨安、宜陽、三學教職。入爲國子助教。升周府右長史。永樂初。以詩禍謫戍保安。洪熙乙巳赦還。此歸田詩話三卷。蓋還鄉以後所作也。先生明史無傳。詩禍之說。見于萬歷杭州府志。郎瑛七修類稿。謂其坐輔導失職。繫錦衣獄。罪竄保安。先生本集不可得見。無由攷其得禍者爲何詩。同時以詩禍閉錦衣獄者。更有胡子昂。而子昂又無可攷。又同時被謫至保安者。有滕碩、鄧林、而滕、鄧二君亦不詳其故。序詩話者。或稱其居閒金臺。或稱其謫居塞外。殆由文皇入據大統。人心未安。常恐人臣竊議其後。所謂詩禍。或寓誹譏。當代詞人多爲隱諱。不能悉其故矣。若云輔導失職。則恐未然。攷周王橚爲文皇同母弟。文皇待之極厚。建文時。橚有異謀。次子有勳告變。竄徙蒙化。已復召還京。綱之。永樂初。復爵加祿。歸其舊封。至十八年。有告橚反者。察之有驗。文皇憐之。不復問。夫周藩與成祖。並見疑于建文。故成祖踐祚之初。首爲復國。其後雖反狀有驗。且猶憐之。則當復國之初。豈有刻意防閑。罪及輔導之理。先生謫戍事。在永樂初。若因十八年橚反一事。而謂其失職。疑其時先已被譴矣。萬歷府志極稱其師道振舉。輔弼有法。似郎氏有傳聞之誤也。惟府志云。久之釋歸。復原職。內閣辦事。年八十七卒。今通志亦因之。參之他書。皆無復職辦事之語。不知其何所本也。先生著述甚富。見于府志者。有春秋貫珠、詩經正葩、閔史管見、鼓吹續音。見于七修類稿者。有通鑑集覽鑄誤、香臺集、香臺續詠、香臺新詠、翦燈新話。

樂府遺音、興觀詩、順承稿、存齋遺稿、詠物詩、屏山佳趣、樂全稿、餘清曲譜、天機雲錦、遊藝錄、大藏搜奇、學海遺珠、歸田詩話。見于明詩綜小傳者。有存齋樂全集、香臺百詠。諸種中。惟樂府遺音五卷。曾于兩浙遺書總錄中見其已獲經進。詠物新題百首。予于吳山書肆購得之。是影鈔正統刊本。未知與香臺新詠、香臺百詠詠物詩名異而書同否也。鼓吹續音。則先生已自言其散失不存。僅存題後八句。而靜志居詩話亦深惜其不得見及。題後一詩又不采入詩綜。可知歸田詩話竹垞尙未之見也。詩話標題不一。胡道序謂之存齋。焦氏志明史志千頃堂書目。皆謂之唵堂。百川書志浙江通志。皆作存齋。歸田要之吟堂也。存齋也。歸田也。一書三名。無足異也。今吾友鮑君以文。據先生自序。定爲歸田。刊畢。屬爲校正。因雜采衆說。附綴于後。以俟博涉羣籍者攷訂焉。乾隆乙未十月四日。朱文藻跋。

# 歸田詩話上卷

明 錢塘瞿 佑宗吉著

## 鄉飲用古詩

古詩三百篇皆可弦歌以爲樂。除施於朝廷宗廟者不可。其餘固上下得通用也。洪武間。予參臨安教職。宰縣王謙。北方老儒也。歲終。行鄉飲酒禮。選諸生少俊者十人。習歌鹿鳴等篇。吹笙撫琴以調其音節。至日。就講堂設宴。席地而歌之。器用罍爵。執事擇吏卒巾服潔淨者。賓主懽醉。父老歎息稱頌。儼然有古風。後遂以爲常。凡宴飲則用之。如會友則歌伐木。勞農則歌南山。號新居則歌斯干。送從役則歌無衣。待使役則歌皇華之類。一不用世俗伎樂。識者是之。

## 唐三體詩序

方虛谷序唐三體詩云。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此詩之體也。又曰。小子何莫學夫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此詩之用也。聖人之論詩如此。後世之論詩不容易矣。後世之學詩者。捨此而他求。可乎。近世永嘉葉正則水心倡爲晚唐體之說。於是四靈詩江湖宗之。而宋亦晚矣。聖人之論詩。不暇講矣。而漢魏晉以來。河梁。柏梁。曹劉。陶謝。俱廢矣。又有所謂汶陽周伯敬者。三體法。專爲四韻五七言小律詩設。以爲有一詩之法。有一句之法。有一字之法。止於此。

三法。而江湖無詩人矣。唐詩前以李杜，後以韓柳爲最。姚合而下，君子不取焉。宋詩以歐蘇黃陳爲第一。渡江以後，放翁石湖諸賢詩，皆當深翫熟觀，體認變化。雖然，以吾朱文公之學而較之，則又有向上工夫。而文公詩未易可窺測也。近高安沙門至天隱，乃大魁姚公勉之猶子，聰達博瞻，禪熟詩熟，又從而註伯敬所集之詩。一山魁上人回之方外友也，將磧砂南峯袁公之命，俾回爲序，以弁其端云。大德九年乙巳九月，紫陽山虛叟方回序。按此序議論甚正，識見甚廣，而於周伯敬所集三體詩，則深寓不滿之意。書坊所刻皆不載，而獨取裴季昌序。近見唐孟高補寫三體詩一帙，書此序於卷首，故特全錄於此，與篤於吟事者共詳參之。

少陵識大體

老杜詩識君臣上下，如云：萬方頻送喜，無乃聖躬勞。至今勞聖主，何以報皇天。周宣漢武今，王是孝子忠臣。後代看神靈，漢代中興主。功業汾陽異，姓王。上哥舒開府及韋左相長篇，雖極稱贊，翰與見素，然必曰：君王自神武，駕馭必英雄。霖雨思賢佐，丹青憶老臣。可謂知大體矣。太白作上皇西巡歌，永王東巡歌，略無上下之分。二公雖齊名，見趣不同如此。

太白胸次

太白詩云：剗却君山好，平鋪湘水流。巴陵無限酒，醉殺洞庭秋。是甚胸次。少陵亦云：夜醉長沙酒，曉行湘水春。然無許大胸次也。洪武間錢塘宰鄭桂芳，歛之黟縣人，能詩而好客，醉後每誦太白此四句，又誦李

適之詩。避賢初罷相。樂聖且銜盃。借問門前客。今朝幾箇來。亦足以見其襟抱不凡也。桂芳有詩數百首。號樂清軒集。府教徐大章爲之序云。

### 黃鶴樓

崔顥題黃鶴樓。太白過之。不更作。時人有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顥題詩在上頭之譏。及登鳳凰臺作詩。可謂十倍曹丕矣。蓋顥結句云。日暮鄉關何處是。烟波江上使人愁。而太白結句云。總爲浮雲能蔽日。長安不見使人愁。愛君憂國之意。遠過鄉關之念。善占地步矣。然太白別有搥碎黃鶴樓之句。其於顥未嘗不耿耿也。

### 相如琴臺

老杜琴臺詩云。茂陵多病後。尙愛卓文君。酒肆人間世。琴臺日暮雲。野花留寶曆。蔓草見羅裙。歸鳳求凰意。寥寥不復聞。寶曆。羅裙。蓋詠文君服飾。而用意亦精矣。以大家數而爲此語。近於雕琢。然全篇相稱。所以不可及。近閱李琬傳。有蔓草野花留服飾。風魂月魄斷知聞。知其出於此。然亦善用事。

### 詩能解患

詩雖能致禍。然亦能解患。王維陷賊中。受僞命。祿山於凝碧池置宴作樂。維有詩云。萬戶傷心生野烟。千官何日再朝天。秋槐葉落空宮裏。凝碧池邊奏管絃。及唐收復兩京。凡汚於賊者以五等定罪。肅宗見此詩。得免。太白坐永王璘事。繫溱陽獄。朝命崔圓鞠問於獄中。上詩曰。邯鄲四十萬。同日陷長平。能回造化

筆或冀一人。生得減死。流夜郎。東坡爲舒亶李定等所論。自湖州逮繫御史臺獄時。幸欲致之死。於獄中作詩寄子由曰。聖主如天萬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百年未滿先償債。十口無歸更累人。是處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獨傷神。與君世世爲兄弟。更結來生未了因。柏臺霜氣夜淒淒。風動琅璫月向低。夢遶雲山心似鹿。魂飛湯火命如雞。眼中犀角真吾子。身後牛衣愧老妻。百歲神遊定何處。桐鄉知葬浙江西。神宗見而憐之。遂得出獄。謫授黃州團練副使。後作中秋月詞云。惟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神宗覽之曰。蘇軾終是愛君。得改汝州聽便。

因詩見罪

薛令之爲太學正。有詩云。初日上團圓。照見先生盤。盤中何所有。首着長闌干。明皇見之怒。續題云。鷓鴣鴛爪長。鳳凰羽毛短。若嫌松柏寒。任逐桑榆暖。因斥去之。王維攜孟浩然在翰林。適駕至。得見。命誦所爲詩。有北闕休上書。南山歸故廬。不才明主棄。多病故人疎之句。怒曰。卿自棄朕。朕何曾棄卿。卽放還山。惟太白召見沉香亭。應制作清平調詞三首。頗見優寵。然僅待詔翰林而已。及在禁中。與貴妃宴樂。妃衣褪。微露乳。以手捫之曰。軟柔新剝雞頭肉。祿山在傍。接對云。滑膩如疑塞上酥。帝續之曰。信是胡兒只識酥。不怒而反以爲笑。謬戾如此。天下安得不亂。

涪溪中興碑

元次山作大唐中興頌。抑揚其詞以示意。磨崖顯刻於涪溪上。後來黃魯直。張文潛。皆作大篇以發揚之。



謂肅宗擅立。功不贖罪。繼其作者皆一律。識者謂此碑乃唐一罪案爾。非頌也。惟石湖范至能八句云。三頌遺音和者稀。形容寧有刺譏辭。絕憐元子春秋法。却寓唐家清廟詩。歌詠當諧琴搏拊。策書自管壁珉疵。紛紛健筆剛題破。從此磨崖不是碑。然誠齋楊萬里浯溪賦中間云。天下之事。不易於處。而不難於議也。使夫謝奉策於高邑。稟重巽於西帝。達人欲而圖功。犯衆怒而求濟。則夫千麾萬旗者。果肯爲明皇而致死耶。其論甚恕。

### 邊帥事

嚴武在當時不以詩名。其節度西川。有詩數首。僅載老杜集中。如云。昨夜秋風入漢關。朔雲邊雪滿西山。更催飛將追驕虜。莫遣沙場匹馬還。趙雲澗尙書好誦之。曰。氣魄雄壯。真邊帥事也。

### 採蓮詞

賈有初。秦父尙書姪也。刻意於詩。嘗謂予曰。荷葉羅裙一色裁。芙蓉花臉兩邊開。棹入橫塘尋不見。聞歌始覺有人來。王昌齡採蓮詞也。詩意謂葉與裙同色。花與臉同色。故棹入花間不能辨。及聞歌聲。方知有人來也。用意之妙。讀者皆草草看過了。

### 山石句

元遺山論詩三十首。內一首云。有情芍藥含春淚。無力薔薇臥晚枝。拈出退之山石句。始知渠是女郎詩。初不曉所謂。後見詩文自警一編。亦遺山所著。謂有情芍藥含春淚。無力薔薇臥晚枝。此秦少游春雨詩。